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和国际收支失衡、制度性缺陷，美元霸权已经逐渐失衡。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综合国力则是逐年提升。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全球货币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特别的，由于中美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人民币国际化，要做到“稳慎推进”。

具体而言，我认为需要从内外部一起着手，于内进一步巩固我国经济发展，于外则根据不同国家，有选择性的使用不同的方法，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于国内发展经济，首先要继续维持着足够的外汇储备。我国外贸企业吸纳大量就业， 而这些外贸企业需要有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作为保障。一定量的外汇储备以应对短期资本撤离、人民币因不可抗力贬值的风险，稳定我国对外经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其次，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国债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融资支持，也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便利，以图达到为人民币提供回流机制，降低今后我国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的成本。

于外，则要对不同的国家地区选择不同的方法。在非欧元、美元主导的势力范围或非核心区域内，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既有货币依赖的阻力相对较小，这些势力范围内的相关国家或经济体应是首先考虑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对象。人民币要努力在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和外汇储备等活动中充当国际货币。同时，也要在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资本输出，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保持对人民币的（相对美元、欧元）升值预期并乐于持有人民币。在美元为主导的这些国家，要充分抓住起伏出现的去美元化浪潮，与意识到美元依赖带来风险的国家寻求更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中国应积极释放与回应这些国家所释放出的寻求货币合作的信号。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要努力与英美货币的国际化有别。美元的国际化是其国际政治、军事实力强大之后的产物。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本质是在美国政治霸主地位确立之后，划定了美元的基准货币地位。一旦美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建立起来，美国必须成为美元的流出国以支持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元的流出是建立在以美国的国际政治霸权为基础的国家信用之上。而人民币的发展中，则要建立在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中，要立足于自身强大的经济能力上。